



郭注莊子

九

雜篇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13

3570

9



此書新影印

門口 13
號 3570
卷 10

莊子南華真經卷九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

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蓀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

化爲碧精誠之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

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木與木相



宣妙書院藏



郭象注

有續子
通荷
129(10)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有甚

憂兩陷而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墮

不得成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心若縣於天地之

間所希跂者慰瞽沈屯非清夷利害相摩生火甚

多內熟衆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月固不

勝火大而闇則多累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唯償

矜遺形自得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然無

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惟兩字生火
目之槐者東方草木之正
位也

既云墮墮猶林暢也
且云兩陷則言兩難
手指進退難也

難也償順也
難也償順也
難也償順也

和氣也
和氣也
和氣也

惟兩字生火
目之槐者東方草木之正
位也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
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
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此言當理無小苟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
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
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

別本輕作輕

此言細也

此言經世者當於夫

此言自上帝語下曰應

鬻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
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
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
同故經世之
宜小大各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

此言順下也

此言謂頭也

其鬢壓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顙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修上而趨下長上而
促下也末僂而後耳耳却近後
而上僂視若
營四海視之儼然似
營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
知故以為君子仲尼揖而退受其
言也
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
明其不可進
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一世為
之則其

神註云抑固窶邪以其時弗
實乎所夢是以致困耳安之
而不改坐命固窶窶邪
乃智思不及慮此邪

留天聖人夢事時雖若不
月已而後應是以每成功

聖人門傍門也疏
此夢以阿室室之門

迹萬世為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窶
故不可輕也而皆自有畧無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
醜矣然惠不可長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之謂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
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閉者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
也順之則全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
靜之則正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宋元君
功每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
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
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雖有至知
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眾謀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無情故得魚

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

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

言者處也。沈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跋而學彼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

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

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

之爲用也亦明矣。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

內用相須也。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爲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爲。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

國之遊。即生而遊於世之遊。言人有能遊者。自然而遊。況。然。一塵不掛。若不能遊之人。未免塵根大重。即欲離世而。立於獨而此心不能自勝也。諸。失之。

國之遊。即生而遊於世之遊。言人有能遊者。自然而遊。況。然。一塵不掛。若不能遊之人。未免塵根大重。即欲離世而。立於獨而此心不能自勝也。諸。失之。

焉皆得。而不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

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而不反。火

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

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爲。人齊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遇而。

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

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

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泯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當。時。

應務所。在爲正。順人而不失已。本無我。我。何失焉。彼教不學。教因。彼性。

故非。學也。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至其我。目微爲明。

性

帝海顛音戰和香臭也

循本明也。踐也。是不
良於行者。如被人踐
也。足三陰之脈。起於
指而循。順氣。指而
而行。故而不止。則愛
足痛也。

不聞空也。言腹內空
居故。客氣。言虛
也。通氣。言
循本。言音。限重。言
門限也。中言。言其
處如室之重。也。

耳微為聰。鼻微為顫。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

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當通而不塞

泄而相跖則眾害生。生起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

騰踐也。無知亦不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

恃息也。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天之穿之

日夜無降。通理有人則顧塞其實。無情任天胞有

重閭。閭空心有天游。游不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

爭處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攘大林丘山之善於

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德溢乎名。夫名高

故修德者名溢乎暴。夫禁暴則謀稽乎諡。諡急也

過其當知出乎爭。平往則柴生乎守。柴塞官事果乎

眾宜。眾之所宜者不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鋤鑄於

是乎始修。夫事物之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

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背城可以休

老。非不寧可以止遽。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勞。故聖人

之所以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

神言賢人所以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

曰。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背城可以休老。非不寧可以止遽。遽也。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賢人所以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

疏音存字林云古蹕字音直

寓言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
言而九見信

重言十七

世之所重則
十言而七見

信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
故也。况之於言、因物隨變、

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寓言十

九藉外論之

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
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

親父不

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父之譽子
誠多不信

然時有信者輒以常
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已雖信而懷常

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

則反互相非也

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三異同
處而二

異云已言者止人之爭辯也

林言受行時自得也
此言是行無心也

疏本故
曰下有
言字

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重言十七所以
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
已言也是為耆艾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年先
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在物
非所以先也期待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
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
故而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
習常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不
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付之與物而
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故曰無言言
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理本自齊若以言齊之不若不言而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藉其口之謂也亦非是也非是則不言非是則不言

所言故雖有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雖出吾口
而我竟不言也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據出我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
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
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各自然各自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統而言之則
無可無不可而至也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唯
物制而任其天然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
之分者能無天落化相代原始卒若環於今為始者於莫得其倫自
其氣則一

爾故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莊

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棄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停，是不可常。惠子曰：「孔子

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目爾，非知

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

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其本靈則生亡矣。

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利

林之靈通性也

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

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使人乃以心

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服而不敢，立定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故用衆

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違？已乎已乎

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

悲。」泊及也。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

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係於祿也。夫

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

林三稍思也幸甚之意言
實則為幸甚有也問也
何云烟甲蛇蛇雖附於形尚
有其質影則可見而不可執
故似之而實非也

此指形而言也
痛云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
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
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豈待
形乎故以火日之則和影不
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
况蛇甲乎是知初方法法皆
獨化也

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音箭
無所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予蜩甲也蛇
稍問蛇也似之而非也影似形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
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推
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彼來則我與之來彼
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
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陽子居南之
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
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

翼云雖仰目也肝張目也皆
視上乾而近後者煇也

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
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睢盱盱
跋扈之貌人將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
畏難而疏遠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尊形自異故惕者避竈憚而避之也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本
讓王去其本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古語云：此言猶憂也。
林三：猶憂也。言時。

南華經 卷九
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可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

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宣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

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蕩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

南華經 卷九
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竊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

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

翼云三旌司馬本作三旌云
諸侯之三卿皆執旌者

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臣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

原憲也

望云腫噲刺也

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

南華經 卷九
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

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

舜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作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

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舊說曰。如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

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以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

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二士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

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

聖人無迹

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距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

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
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
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
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
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王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
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繇

翼云達機之衣大袂祥衣也

以教後世撻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
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
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
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
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
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
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

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血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疏云料虎頭編虎須

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

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
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
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
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
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
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
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
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林至北至南也。三綱也。
避父子夫婦也。

因三義人。不相服。故訟於
無約。請決也。多約人名。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
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
卽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
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
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
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
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
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
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

翼云鮑子名焦周未人汗
時君不仕子貢諫遂亦
其疏而餓死
勝子作申子六子中人也

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
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
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
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爲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
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此章

林云此等富貴之人皆
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
豈是絕世過俗之正言
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
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
人耳我豈不知之乎我
全無所去全失其性命之
正但知趨時以求己名之
益而爲俗人也豈非之乎
所言皆俗人也豈非之乎
是言以他人爲非以己爲
是言求其身之益也言
今之世也前一時如相
一時如陶朱其時之向
背以自求利也

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
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無足問於知
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
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
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
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
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

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
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
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
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人之
易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
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
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

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
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
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
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
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
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
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
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才其甚者也。今富
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噤於芻豢醪醴之味。以
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佹溺於馮氣。若負重
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
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
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醯。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

琴云。馮氣。言憤。意不通
之氣也。
林云。取慰。取是也。取。竭。用
盡也。

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
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
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
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此章言知
足者常足



